

南
華
經
解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應帝王

自有天下以來爲君者凡幾氏矣前謂之帝後謂之王指各
不勝屈矣而克當乎其職者何不數數見也天生民而立之
君自天言之爲天子必體天之心而後爲肖子自民言之爲
民牧必順民之性而後爲良牧乃由古及今德合天人者幾
帝幾王耶然則亦居帝位而謂之帝備王數而謂之王耳未
可謂之應帝應王者也夫天之心何心也民之性卽其心也
一氣所化溥爲芸生芸生之數莫可紀極要未有不各具一
天者也故一民之性傷則天心傷其一矣爲君者體天之心

惟在乎不拂民之性而已今也以一人之私乘莫抗之勢無論草菅吾民而芟刈之卽其經綸制作有毫髮弗準於自然之道而民性之傷已陰受之而不敢訴然且曰已丕變矣已咸若矣嗟乎亦孰知帝王成其治功之日卽蒸黎失其淳朴之初也邪且夫天之運行亙億萬世未有易也而人於其間不得不分古分今何邪升降之際是人爲之歟抑君人者爲之歟卽人爲之抑君人者之故歟非君人者之故歟天不欲一日無君乃以有君之故而使世日以下是天之不欲一日少者而反以爲自削之具歟古今帝王亦曾撫心自問否也究而言之君多一法則民多一智始而上下相遁終遂上下相角故帝王不輕啟天下之智則古今常如一日矣借曰經緯周密措施曲當無不本之大道以爲敷張而菁華燦漫發

皇無餘則敦化之地亦少竭矣草木之生也發花過盛識者知其將萎此卽治天下之理也故莊子作應帝王亦順人君常爲天下留其渾沌而已矣渾沌者天心也○前面歷引五段總見君天下貴無爲而治末二段用己意發明○季咸一段奇絕帝王以一人立天下之上下而百官下而萬姓人人皆季咸也何則意指一有所向其覘候之審應驗之速雖神巫弗若也故帝王一身之外天下皆環而相之者詩不云乎民具爾瞻若聖帝明王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旋轉天下而無端甄陶天下而無迹孰得而相之哉故爲於無爲治於不治變化因乎一心機械泯於眾志吾安得如壺子者而率之爲君哉○人君一念之萌天下伺爲趨避智巧紛紜皆由是起帝王立德默運化馳若神則天下由而不知雖渾沌至今存

可也。末一喻奇絕以鑿空之文寫難明之義使人讀之意消。

蓄缺問於主倪四問而四不知。見齊物論妙妓天蓄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即披衣子王倪之師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秦氏。帝古有虞氏其猶藏仁義以要人亦得人也而未

始出於非人。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則猶繫於物之外也泰氏其卧徐徐

其覺于子。得自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不見己其知情信實

也知實理則甚信其德甚真二無欺德也而未始入於非人

無偽道外無知也其德甚真二無欺德也而未始入於非人

氏渾同自然毫無物累仁義治世非不美然稍出有心不如相忘之大觀於泰氏則

帝王之道可知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己出經以己造經制式義度人式用也用義以恭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狂接輿曰是欺也偽德也德非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欲就海中

鑿一河必而無成而使蠱負山也以至微負至鉅必不能勝上句喻夫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故詰一句經義正是治外也正而後行必自正性命之

也治內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強人以性且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害鸚鵡鼠深穴乎神丘山名之下以避薰鑿之患物各有知如此而曾二

蟲之無知二蟲尚知避患曾謂人反無知可以欺德驅之乎

日中始純是強制人的說話接輿先以正己而又不強人所

難為帝王者當如是

天根名遊於殷陽殷山名至蓼水水名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所不當使我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視造物如人而借之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虛無之氣

以出六合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

太虛之地

以處墳垠

猶曠之野汝

又何帛

音藝語辭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所以使我

又復問無名人曰

汝遊心於淡

無營

合氣於漠

無聲

順物自然

無造作

而無容私焉

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是宥密修己之道順物自然無容私焉

是變化治人之道帝王之事盡矣

陽子居

陽子名居

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趨事甚勇能也

物徹疏明

燭物甚明

智也

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此於聖人也

胥易

如胥徒之番易役事

技係

如技藝之係累此身

勞形怵心者也

形心兩不能適智能之累何以

異此言學聖人而愈遠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

二獸因有文彩致人來獵

猿狙之便執

繫

牛名

之狗來藉

二獸因有技巧致人繫縛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智能特招累之具以爲可

比明王則此五獸之招禍亦可比明王乎

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

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原無心爲功也化貸施萬物而民弗恃無心施化有莫舉名似有而無能名使物自喜知誰使之者立乎不測故民忘也

所存者神而遊於無有者也無事

老子數語寫盡帝王氣象。立乎不測一句引動下文一大

幅文字

鄭有神巫

善相吉凶

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曰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惟恐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

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

吾與汝既

也其文未既其實

未嘗以精而

固得道與眾雌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

雌之生卵必雄交之今無雄何得有卵譬如

笑盡天而

以道與世亢必信

此道字就列子所能言之言汝

下人矣而

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人故得

嘗試與來以余示之

以道與世亢必信故使人得而相汝可知從來帝王都是暴其所長期民信從故天下得窺其意向以爲趨避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

接連三句摹術士口角如畫

吾見怪焉見溼灰焉

奇語言其毫無氣焰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

靜意也萌

乎不震不正

震動也正止也將生機萌乎九地之下若生而不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生意微嘗又與來

壺子命之

地文妙示之以靜則伏於大陰也萌乎不震不正妙非無生

意也然伏則不動故不震雖不震而不可謂無有也故不正

杜德機妙一杜字較退藏二字更爲精爽機者其徵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

瘳矣

術士口角如畫

全然有生矣

全然列子作灰然對上文溼灰復然甚好

吾見其杜權矣

杜開中覺有權變與昨日不同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動
陽也名實不入諸無而機發於踵一段生氣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善即生嘗又與來又命

天壤妙示之以動則啟於大陽也名實不入妙一念不雜纔
是一片純陽機發於踵妙自靜而動如一陽之復根於黃泉
也善者機妙此善字卽易繫繼之者善也善字一元之氣相
續乃天之所以爲生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動靜吾無得

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

太冲莫勝冲漢之氣無所偏是殆見吾衡也平氣機也持平不可

鯢桓之審鏡所盤桓之處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

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九淵之名嘗又與來又命

太冲莫勝妙示之以非動非靜則陰陽俱渾也衡氣機妙既
莫勝則兩平如衡矣二語微乎微乎鯢桓之審爲淵況天壤
也有鯢在焉靜中有動也止水之審爲淵況地文也純乎止
水則靜矣流水之審爲淵況太冲莫勝也半流半審得平衡
之意皆取乎淵者不離乎渾藏不測之地也其喻意精妙絕
倫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

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

不見其形

已失矣

不知所往

吾弗及矣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易圍以大

吾與之虛而委蛇

虛其機而順化

無跡不知其誰何

無汎然向

因以爲弟靡

一無所持也弟音頽俗本作弟誤

因以爲波

流

一無所滯也

故逃也

天地之初有太素有太始有太初有太易太素者質之始太

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太易者未見氣未始出吾宗則太易之先也一絲未兆萬象俱空是何等境界虛而委蛇不知誰何無己也因爲弔靡因爲波流無物也此一節尤微之微者也學道至此纔爲入聖帝王至此纔爲存神切勿作漫語畧之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

自悔所學膚淺

三年不出爲其妻爨

不知

有妻也食豕如食人

食音祀不見爲豕也

於事無與親

事也

雕琢

雕去巧琢去復

朴歸於塊然獨以其形立

無情無爲喪偶之貌

紛而封哉

封哉當從列子作封戎渾無端

也一以是終

道無復加

以上六節引季咸壺子事不過要明帝王當虛己無爲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耳壺子便是帝王垂拱榜樣季咸便是百姓具瞻榜樣其取意微渺無倫粗心對

之乃不曉所謂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

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無所不該而遊

無朕

一毫不著

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

無意於有得

亦虛而已

以虛之一字總

括至人之用心若鏡

無心而自明

不將不迎

來斯應

應而不藏

去不留故

能勝物而不傷

既以虛字結上文又著此四句解个虛字

此段又直言應帝王之道在虛己無爲也

南海之帝爲儵

音叔南方陽故以言儵而有

北海之帝爲忽

北方陰故以言忽而無中

央之帝爲渾沌

中者陰陽所渾以喻自然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

皆起於此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

視

兩目兩耳

食一息

兩鼻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

沌死

妙妙

末段忽生一喻峭絕冷絕○天下一渾沌之天下也古今一

渾沌之古今也今日立一法明日設一政機智豁盡元氣消
亡矣從來帝王除去幾人其餘皆儵也忽也皆鑿渾沌之竅
而致之死者也○何以取名儵忽而言其鑿歟帝王相禪一
事儵造而有一事忽廢而無數番因革之後淳朴琢盡矣解
此方知帝儵帝忽取義之妙○中央之帝爲渾沌者守中則
自然之道全也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於此不勝大悲

南華經解卷七終

南華經解外篇

爲文十五首

外篇者何隨事敷析披枝遡流雖皆衛道之言然較之專透宗旨者則外矣

外篇十五首各因一時有感而作其命題但取篇首兩字非若內篇之特立一個題目也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子玄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此說甚是但謂摘名出於子玄亦未見其必然也 頴 識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稽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駢拇

聖門言仁義卽是性莊子卻將仁義看作性外添出之物蓋他止就源頭處一直下來不肯多著一字老子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之一字還是借說的何況說到仁義莊子就是這一樣見解他都就最上處理會下一截事便一切掃卻○此篇言以仁義爲行則失其性是就傷於己上說○引仁義而合性則爲駢言其牽聯外物也由性而分仁義則爲枝言其旁出非本也篇中將仁義與聰明口辯之用聲色臭味之欲作一派鋪寫其眼光直是最高其筆力直是最辣○老莊

之見從來是尙道德而卑仁義如此篇非薄仁義便特提道
德二字爲一篇之主○行文段落極整而其每段中忽添忽
減隨手錯落○一線穿去一段生一段波瀾滾滾然至束筆

處皆故作悠揚蘊藉另是一格

駢拇

駢拇連也拇是大指也

枝指多出一指

出乎性哉

此性字猶生字也

侈於德

比於人所謂得則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比於初生

則爲剩餘矣○二喻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以配五行藏同

而非道德之正也

非道德之本然

用兩喻引起正意○道德二字一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駢枝於五藏之情者

情貴淫僻於仁義之行

非正則而多方於

聰明之用也

申明上意添聰明二項

兩申無用仁義聰明之無用可知

是故駢於明者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

白與黑

黻

黑與青

之煌煌非

乎而離朱是已

再申寫明非乎言這個不是駢者乎下同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

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

非乎而師曠是已

再申寫聰

枝於仁者擢

德

顯標其德

塞性

充蔽其性

以收名聲使天下

簞鼓

喧

以奉不及

從

之

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再申寫仁義在其中

駢於辯者鼎丸

喻滑稽之巧

結繩

喻

工

實之

竄句

字句

游心

游蕩於心

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毀譽無用之

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一係

故此

數子

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

之至正也

應非道德之正一束

再申暢上意應轉非道德之正卻故意寫得華藻爛然又特

舉世所推重之出色數子以點實之皆加意摧挫之筆○文

氣淩淩然

彼至正者

接上至正說來

不失其性命之情

實也皆以率性命

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

不爲歧長者

不爲有餘短者

不爲不足

本然之故

是故臆脛

雖短續之則憂

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悲

妙喻本然者不

故性長非

所斷性短非所續

各有無所去憂也

率其本然則自無憂何待

於去○駢枝上之所有此

又添長短二

字獨申一譬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非人性命之實乎

彼仁義何其多憂

也

若性命之情則本自無憂

接至正二字發明以形仁義之非○性命之情卽道德之正

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剔之則泣

枝於手者

斲之則啼

二者或有

餘於數者或不足於數

駢者皆非其於愛一也

爲不足自爾無憂

否則能無憂乎

有餘不足

今世之仁人蒿目

本是長短邊說話今并入駢枝內行文變化

愁視則蹙毛蒙茸如蒿○蓬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亂性命

首蒿曰皆古人川字法之巧

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亂性命

首蒿曰皆古人川字法之巧

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亂性命

首蒿曰皆古人川字法之巧

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亂性命

首蒿曰皆古人川字法之巧

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亂性命

首蒿曰皆古人川字法之巧

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亂性命

首蒿曰皆古人川字法之巧

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亂性命

之情而饗富貴

其性命之不富一也言仁則義一邊可知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

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翳翳也

喧攘不富皆以爲仁義故

一轉與上段爲反照之勢上段出於性命之正則無有餘不足之憂此段非性命之正則有餘不足皆爲憂既憂則翳翳

多事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

侵其德也

屈折周旋

禮樂啣命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

然也

非性命之至正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

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

同屬

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

意故天下誘然皆生

誘然若有導之以生者

而不知所以生

自然同焉皆生耳

得而不知所以得

自然得耳

故古今不二

常然

不可虧也

不可以人所爲損之也

則仁義又奚連連

相續貌

如膠漆纆索

規矩

而遊乎道德之間

爲哉

道德之間無所事此

使天下惑也

徒惑天下之人也

此方實寫仁義無用爲仁義者乃欲以此遊乎道德之間豈

非枉自多憂○道德二字又一點○惑字帶起下文

夫小惑易方

迷於東西南北

大惑易性

迷於性命之情

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

招揭也

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

易其性與

接惑字發出易性之傷是莊子痛懲仁義本念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

外物

易其性矣

何但

小人則以身殉利

是以利易性

士則以身殉名

是以名易性

大夫則以身

殉家

是以家易性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是以天易性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小人正同

臧

婢曰臧

與

穀

女而婦奴曰穀或作養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失性

問臧奚事則

挾筴讀書

筴卽方策

問穀矣事則博塞以遊

塞音養投瓊曰博不投曰塞猶今骰子也

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喻妙

深痛易性將小人聖人一例寫來恣橫極矣亦透快極矣臧

穀一喻雖聖人幾無以置辯不得不爲解頤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矣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拈出伯夷盜跖之死爲殉字點一榜樣○殉家殉天下也是爲利爲名故止用名利二字括之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

伯夷之稱

其所殉貨

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盜跖之稱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深歎

俗之分別

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

實既相同

又惡取君子小人

於其間哉

稱謂又何取相異○推究及此俗將何所置其喙邪

又一翻愈橫愈快。不說伯夷亦盜跖偏說盜跖亦伯夷俱是筆鋒之橫處快處。一路波濤洶湧此處頓住。

且夫屬

合強

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

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

黃帝時人能別滯澁之水

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此處又減一條

自此以下將前幅話說一氣攏來一反一正以爲迤邐颯沓之勢。此節一反

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非所謂

仁義之謂也

此句疑是言味之說

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

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

已矣

自聞自見遺其耳目收視反聽復歸於朴也

此節一正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

有見於外無見於內

是得人之得而

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彼字妙無端相逐不可定其爲誰也禪家所謂狂犬逐塊又所謂幻花又生幻果是也○此與下段只就上文啣尾一氣滾下○又一反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

愧乎道德

謙句

一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

行也

既不能爲道德又何敢妄爲致傷乎莊子將仁義淫僻一

俗見乃口角生雋處也

又一正○結處現出自己歸東到道德上去是一篇大章法

○歐陽公曰此篇語至刻急而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

南華經解卷八
優柔有餘得雄辨守勝之道

五

素書

南華經解卷八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馬蹄

此篇言以仁義爲治則拂人之性是就害於物上說。前後用譬喻錯落洗發如雨後青山最爲醒露

馬蹄

足甲

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踳

跳此

馬之真性也

雖有義臺路寢

義同儀儀臺儀門之臺也儀臺在前路寢在後蓋總宮室之全言之

無所用之

馬之性本如是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

烙鐵印之

剔之

刻之

創其足甲

維之

維同絡

連之以羈

棧

排木爲橋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折一

餓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

前有楸

馬飾

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更一折作
兩層頓挫

以上馬一喻單領下用兩折

陶者曰我善治埴土黏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

以上陶一喻匠一喻雙敘下總一折○馬性敘在前埴木性煞在後文法倒轉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亦猶治天下者猶民之性而反謂之善治人也民性與馬埴木何異古今治天下者與伯樂陶匠何異

將三喻作一總束帶起治天下一句○上文自稱善治此又人其稱爲善治盡出世人以聲附聲毫未致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緊接一句轉入正意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渾一無偏命曰天

放任天自在

民之性本如是領起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遲其視顛顛一專當是時也山無蹊隧陸路

未澤無舟梁水路未通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各就所居爲連屬禽獸成羣草

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人物相忘

至德之世蓋有應帝王者在上順民常性如是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

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申贊至德之世得民性可慕三節俱作韻語

及至聖人蹙蹙音別屑蹙者行不正貌爲仁踳踳音題奇起足用力貌爲義而天下

始疑矣非常則疑澶漫淫衍爲樂摘僻拘牽爲禮而天下始分矣亂性

分財

末世聖人拂民常性如是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
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
律應詔其言之不謬前用犧樽珪璋後用文
采六律將仁義禮樂夾在中間蕩濛活泛夫殘樸以爲器工
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作
整收

申斷聖人之過毀民性可痛

夫馬陸屠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

順視

怒則分背相踶

馬之
踶必

向後故馬知已

止此矣

馬性
本然夫加之

以衡扼

同軌

乃橫木駕馬

日分背

也齊之以月題

題額也馬額上當

而馬知介倪

獨立

睨當作

閭曲

也

拒曲頸以

驚憂悍驚

詭銜吐銜

竊轡偷噉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

拒人也

句法

者伯樂之罪也

頓挫

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

此處言馬且閃而生奸

夫赫胥氏

古帝

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

而遊

形容渾沌無事

民能已

止此矣

民性本然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

正也

天下之形縣跂

憑空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與上段馬喻相對。前意已盡又借馬與人伯樂與聖人作

排段雙收與起處馬字一喻若有意若無意爲映帶之文。

重復歸咎聖人是擒賊擒王之意

南華經解卷九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肱篋

仁義聖知本教天下爲君子莊子從局外看破未足爲君子之資而反以助盜賊之用蓋天道一陽卽有一陰人事一利必有一害通長算來果然有之不是莊子謬爲怪談也○比前二篇又推進一層直是充義至類之盡故其痛快亦更無比○劈頭一喻引起盜資以下發仁義聖知之弊一段爲盜賊之利一段爲天下之害又一段申盜賊之利又一段申天下之害然後疊疊致嘆將亂本兩番歸咎好知將好知三番痛其致亂反覆披露盡興而止○好知二字妙妙將仁義聖

知漫天匝地經綸說得止是一念兒戲如此眼光任他何人
看不到余嘗謂莊子悟道直據蜂蟻與孔子子思相上下止
是行文必要奇快乃才情溢發在聖門中爲涵養未到者耳
將爲胠音區腋下也又旁開旁也如從腋下取之也篋探囊發匱俗作之盜而爲守
備則必攝攝緘緘固局固局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舉篋擔囊而趨唯恐緘膝局鑄之
不固也步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譬喻突起甚奇守物之智適足爲巨盜資此人情所易明者

就小處寫人喻意快絕

大盜妙言立法但堪制愚耳有係起者則小數反爲所用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
不爲大盜守者乎從上接手卸下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

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公袞簡

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妙妙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

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

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掉句醒甚

接上喻推入到大處來天下國家一篲與齊國也聖知之法

一緘滕肩鑄也古今無數竊國者則真巨盜也田成子其近

在耳目者耳○一段聖知爲盜賊之利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

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

又深一步說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

干剖萇弘脰

音以剗賜也

子胥靡

爛也爛之江中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

戮

此以聖知自害者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竊聖者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跡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極快

一段聖知爲天下之害

其害處卽就利盜賊上推出來

故曰唇竭則齒寒

唇竭非以寒齒也而齒寒

魯酒薄而邯鄲國

魯酒薄非以國邯鄲也而

邯鄲國據許慎注淮南子楚會諸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

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

薄酒奏之楚王以聖人生而大盜起

聖人生非以起大盜也而大盜起皆言事有相致也

語意最圓最圓音割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

彼竭則丘夷而淵實此彼夷則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此

此自虛丘夷而淵實

此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彼死則此

事有相成也

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翻轉設使如此雖

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防之愈多則竊之亦愈多

爲之斗斛以

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

以下歷歷數之

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

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

矯之

矯揉之

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金之者

誅竊國

器之大者

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禮法所自出者

則是非

竊仁義聖知邪故逐

逐於大盜

揭

舉而奪之

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

衡符璽之利者

文總上

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利之所在人皆趨之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一段申言爲盜賊之利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

脫則爲人禽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示人則彼爲盜竊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

示

天下也

正言

故絕聖棄知

大盜乃止

俗作

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摺斗

折衡而民不爭碑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一番排擢

亂六律鏤絕等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

散五采膠粘合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

棄規矩攬音側折也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

拙獨找一句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樂也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

玄同矣宕再暢之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鏤矣人含其聰則天

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難掩上文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音藥火亂

也飛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以正法言之皆當去也收到諸子害天下

一段申言爲天下之害。逐段皆相接一氣卸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宥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三字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也處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

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於上

一段亂在於好知弔古傷今○無數才能制作止約之曰好

知之過寫得古今若干聖賢作用一少年聰明自喜之習耳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疊一句又何以知其然邪夫

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波以下鉤餌罔罟罾笱

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音格創格植楊羅落罟罟罾罾之

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漸音尖浸也漸頡滑頡音戛

駕滑稍堅白解垢誦裏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

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又一段亂在於好知連類廣譬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

務外以知

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不知其

固然而其曉者

皆知非其所不善

知非人

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不知其

謂是者亦非也

是以大亂

一段好知則致亂人心陷溺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

枯

山川之精中墮

系

四時之施端

無

者之蟲肖翹

翹飛

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又一段好知則致亂極言流禍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

先弔

舍夫種種

恩

之民而悅夫役役

詭

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嗃嗃

同諄煩

之意

三代以下

嗃嗃

已亂天下矣

止一句收又峭又冷

又一段好知則致亂深痛末俗之好甚不可解。數段反反覆覆有不盡之慨焉。

南華經解卷十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在宥

在宥二字是一篇之主治字是反對之病在宥則性命之情安并不必治天下矣治則天下多事更不能安性命之情矣前數段止此意一反一覆○崔瞿誤認治則能善人心卻不知治正是擾人心老子說來其流弊遂至不可救此一大段所以痛駁治字之害處也○黃帝一問廣成子不取其治天下而告以治身雲將數問鴻蒙不取其治人而語以心養此二段所以發明在宥之微處也夫在宥豈一味廓落而已哉○後二段又用己意發明是一反一正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在存也蓋其自存不亂之也宥寬也容之寬然不驅之也若治則以

有心爲之

兩句冒盡一篇如時文之破題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淫也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

也

在宥如此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又何須更治之

承明起二句就在宥上順手抹去治字更不費力○此段在

宥之妙如是

昔堯之治天下也

治字受病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

解也

性上不可添一個樂

桀之治天下也

治字受病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

愉

性上不可添一個苦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德乃天德卽性也非德也而可

長久者天下無之

其故下文人大

秦音喜邪毗

於陰

承上苦樂二字說人心如此

陰陽并毗四時不至不調寒暑之和不成其

反傷人之形乎

四句忽就陰陽插一喻言天之陰使人喜怒失

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今使人將受病人心偏毗於是乎

天下始喬

高詰人卓異驚展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如此故舉

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

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

其性命之情哉

堯桀一例說具大眼孔陰陽一喻精微曉暢○此段治天下

之弊如是

而且說

俊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

於德

天也說義邪是悖於理天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相習於

說樂邪是相於淫也

相習於說聖邪是相於藝也相習於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

相習於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

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禱音懲上聲卷

束貌倉囊猶拾而亂天下也多事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豈偶遇時便乃齋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俾之乃奕世欣奉其去乎不能已如此吾若是何哉特逸

承上段進悉之言豈但賞罰性命一亂而八者之病風生乃

至奕世受其陷溺○此段言治天下之弊更如是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

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貴愛其身於爲天下者內重而見外之輕故君子

苟能無解支其五藏同勝五無摧顯其聰明居動而龍見神

隱淵默言不而雷聲聲名洋溢神動精神方動而天隨愛其身之實也如此

則自有下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自熟此所以可以寄託天

也下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君子本無心於天下故曰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無爲二字卽

在宥之訣也究所謂無爲者君子乃於身內著精神而萬物

自化則又何暇計及於治哉此大舜無爲而治讀此段轉言

在宥之妙更如是蓋四段章法迴環相應此第一段但言不須

則意更近裏入細矣玩本文可見在宥者身內有極精微處不是一味廓落而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善人心何暇治天下句來

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撓計人心便是欲人心形容排下而進

上遺排抑則降下上下四殺若上下之間係之若殺淖約柔乎剛強

柔廉其本來廉剛也彫琢尖利其熱焦火言其暴其寒凝冰

言其戰惕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言其迅速其居也淵而靜其

伏其動也縣而天言其飛浮儼驕傲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形容人心與孟子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數句同一妙手而加詳焉復人心如此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黃帝作備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股上小毛

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心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

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猶不能勝天下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

投三苗於三危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二帝加甚

黃帝作備二帝踵之撓人心之害如是

施音衣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大駭不安其性也下有桀跖仁不

義義不上有曾史行仁行義上而儒墨畢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

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大而而

性命爛漫靡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殫盡思慮不能供

寫大駭後變態支離於是乎斲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三焉

百出是一層

繁刑隨之

又一層天下脊脊

繁碎不平

大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

嵯巖之下

避世

而萬乘之君憂懷乎廟堂之上

憂世○皆以大亂故

三代撓人心之害如是

今世

愈不

殊死者相枕也

已誅斬

行楊

桎音枕械也

者相推也

方板繫者

刑戮者相望也

被笞辱者

又如是○三代設繁刑而

儒墨乃始離跂

足企

攘臂

平桎桎之間

得意

意同

甚矣哉其無

愧而不知恥也

甚矣

本衛墨所致乃猶得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

行楊接檣也

接檣行楊之管也所以成行楊之用者

仁義之不爲桎桎鑿柄也

鑿柄

桎桎之筭也所以成桎桎之用者

焉知曾史之不爲桎跖嚙矢也

嚙矢嚙箭射

之先聲也○

三句正明儒墨離跂攘臂之無恥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形容撓人心之害如江河日下至於今世乃不忍置口於是

不得不追罪於致此之由然則天下宜在宥之乎抑宜治之

乎讀老子之言可深省已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四字是不滿之詞

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

此句問得

是而下之所欲者卻又非至道之精

吾欲取天地之精

精氣

以佐五穀

使年豐熟以養民

人使疾不作吾又欲官陰陽

使其二氣各得其職

以遂羣生

養民人而已爲

之奈何

問至道之精而所欲卻純是治天下事是帝之病處

廣成子曰而

爾

所問者物之質也

猶云未散之朴蓋初問道精也

而

爾

所欲官

者物之殘也

猶云朴散之餘蓋繼言所欲乃道已散者官字并該取天地二句

自而

爾

治天下

揭明他治天下三字

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妙語言元氣溥

草而

日月之光

益以荒矣

天地之氣凋喪如此而

佞人之心翦翦者

翦翦也言爾則一味

又奚足以語至道

爾

極言其所問非所欲也帝以取天地官陰陽爲精詣廣成將

治天下三字明正其病說得天下元氣已被凋喪得好看尙

言至道之精乎。屏不與語將治天下之見陡地撤去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

齋潔也

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強相見也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

曰善哉問乎

驚喜其非復治天下之見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

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言其迥出言語色相至道如此以下言體道

無視無聽抱神以

靜形將自正

遺耳目則神靜神靜則天君既泰而五官從令言內外交爲功也

必靜必清無勞

女形

形勞則不靜

無搖女精

精搖則不清

乃可以長生

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

抱神之功如此

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國也此言全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又合言內外也內外交乃以養外也

引其病總在於知故總

言多知爲敗○內外交養矣然我爲女遂徑至於大明之上矣

至彼至陽之原也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原也陰之原也天地有官此句言兩儀分職陰陽有藏此言互根慎守女身

物將自壯然陰陽不在乎外也守身則道我守其一即上所以

處其和二氣之和也故我修身于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形

相守陰陽一原長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言與天合德

本爲發明在宥天下引此卻說修身之要細細尋味分明是

中庸致中和三個字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便自然而然更

不消說然則讀廣成子之言在宥之精蘊如此何處用得治

天下三字乎須知莊子引此全不是說長生的事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也無窮循環不已而人皆以爲終謂死

彼其物無測變化無端而人皆以爲極謂迹可拘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

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

生則見光

而下爲土

死爲腐土

今夫百昌

物也

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

人若不得道則與物何異

故吾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

與道爲體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

我緡然遠我而有遠我

不知也

昏乎

我昏然不知也緡昏皆無心之貌言不與物接

人其盡死

俱而我獨存乎

與道不息

道不可窮不可測今入其門遊其野則亦無窮無測矣極言

治身自有超乎生死之事以完前意莊子引其文因全載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

東海神木

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

貌自失

止齟然

貌立

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

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

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

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

與黃帝初問之意

鴻蒙

拊髀雀躍掉頭曰

吾弗知吾弗知

○雲將雲也鴻蒙元氣似皆託撰名也

藏書

鴻蒙弗知之答最妙知其所以弗知則三年之後不必再問

矣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

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

曰浮遊不知所求自得猖狂不知所往自適遊者生物之軼掌

紛擾以觀無妄皆真機之自動者朕又何知吾知也雲將曰朕

也自以爲猖狂而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謝之今則

民之放也放之民不得去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

情玄天弗成也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解獸之羣

解散而鳥皆夜鳴機心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句一

揭明皆不能在宥而有心治人之故

天之生物皆無妄則無所用吾之知也故弗知之答最妙也
○亂經逆情玄天弗成卽失其無妄之本也其禍至於流及
鳥獸草木昆蟲豈不酷哉特地結到治人之過與廣成子先
揭出自爾治天下一樣皆莊子引來點睛處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

言害已深

僊僊乎

輕舉

歸矣

將棄

雲將而去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

鴻蒙曰噫心養

心以用傷

故當養之

汝

徒處無爲而物自化

已性得則物性

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物忘

倫者一味

大同乎溟滓

與浩氣同體

解心

解其粘

釋神

釋其縛

莫然

無知

無魂

乃心養之妙

萬物云云

貌多

各復其根

皆得其真本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不離其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故自生

然則何用治之乎十句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

德天

示朕以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物本無情

物

若開其知識則發

無問其名

物本無名

無闕其情

默

玄躬

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開口便云吾弗知及次第看來乃物皆無妄無所用知也心養之功不留已知也無爲而物自化不啟物知也前後語意總是一線。心得其養則無爲而物自化然則讀鴻蒙之言在宥之精微又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乎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

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

言已趨出于眾皆當從已也此句道破治天下

人病

夫以出乎眾爲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甯所聞不如

眾技眾矣

若因乎眾人而自安所聞則不如眾人之而欲爲人

之國者

然且欲以已見治人之國者

此攬乎三王之利

以聖知仁義爲利而不見其

患者也

其害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

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方且以爲賢而用之頓挫不勝其痛

夫有土者有大

物

天下也皆有一天下之見橫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既見有物則爲物累

不可主宰乎物矣

而不物故能物物

外故能主宰乎物也

明乎物物者

宰物者

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與造化伍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合乎眞一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帝王不足言矣

彼見有大物者豈不淺哉

說得治天下者純是一段意見用事好上人之心卻不知本

無可加於人止足爲喪國之具而已然所以昧昧於此者又

只因見身居萬乘見得有此一大段事放頓不下所以必要

經之綸之以自顯拔又烏知宰眾有者不在於有哉此在宥

之微處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響也言因物而有問而應之

有問而應之

盡其所懷

空空如也即端而竭

爲天下

配對也問者爲配主應者爲配

處乎無

寂則行

乎無方

感則變化

挈汝適

適天下復來之往

撓撓

以遊無

撓撓無極

出入無

去聲

與日無

無終始

頌論形

又其體也

合乎大

同

大人之體則萬物爲一體也

大同而無己無己

惡乎得有有

何况觀有者

昔之君子

謂明聖

觀無者天地之友

此段言大人一味因應句句與上段相對一路逼出無字無

者卽上段物物者非物之謂也特特留在此段點破無則無

爲矣無爲則在宥而已矣○通篇正文此處已完

無字是莊子金針故

以斂尾合乎大同則安有出眾之心已且無之則安存有物之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

者事也顯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從物說到天自淺而深

故

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

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

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

爲

又倒挽上文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又單拈天

字道

不明於道者悲夫

又單拈道字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

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

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一段意膚文雜與本篇之義不甚切且其粗淺全不似莊

子之筆蓋本篇正文在上段已完此段或係後人續貂未可

知也

南華經解卷十一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地

道之大源出於天非有物可指之爲道也無聲無臭立而已矣須無心無爲然後得之一毫機巧俱用不得是此篇大意○此篇是散散逐段夾叙將去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與鈞同乃隨家運轉之樞也言天地雖大其化止在運旋之鈞軸處詩秉圖之均

是此均字也舊解作均徧便說開了去與下二句意不似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在至一人卒

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德一而成於天將上二句并歸君身又倒退到天主故曰

立

三件一例說下是君卽一也均也可不立一德而法天均乎

玄者天地之根也卽一之所在均之所出也後面若干文說無心無爲都發此一個字

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一句天上來

以道觀言

稱名

而天下

之君正

名上下正

以道觀分

職

而君臣之義明

貴賤

以道觀能

能不

而

天下之官治

各當

以道泛觀

而萬物之應備

泛應不窮

故通於

天地者德也

一句德

行於萬物者道也

此道字當是義字

上治人

者事也

如禮樂刑政

能有所藝者技也

一句技

技兼於事事兼於

義

義兼於德德兼於道

兼猶統也

故曰

古之畜

養牧

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

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

定

蓋古語也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蓋古語也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無心得而鬼神服

引二證

落括盡

要旨

將一切收入天字天者一而已矣

自然而已矣豈容爲哉豈

將一切收入天字

天者一而已矣

自然而已矣

豈容爲哉豈

落括盡

要旨

將一切收入天字

天者一而已矣

容有心哉

夫子曰

孔子也後言夫子問於老聃可知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去知覺則虛可入道

無爲爲之

於無心

之謂天無爲言

之

無心於言

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

老莊看仁字原淺止在其用處

不同同之

有萬

不同而之謂大行不崖異

和光同塵

之謂寬有萬不同

有此萬

之謂

富故執德之謂紀

爲萬物紀

德成之謂立

卓爾有立

循於道之謂備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不損其心則全體受而全歸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

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物皆來歸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

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

四句言不以物累身

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

醜窮

四句言不以身殉道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

去聲

不以王天下爲

己處顯顯則明

重申上四句意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重申下四句意

刳心二字是此段眼目十者皆無心之所出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二句言寂處是道金石不得無

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道未受感故萬物孰能定之以爲鳴不

則聲明明在金石也以爲金石有聲邪則金石何以不自鳴也此物所不能測也可見無非道也四句言感處是道夫王

德之人素逝而往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己而知通於神故

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探之物感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

明存形窮生究生之理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王德之人知寂感無非此道故一切體之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

冥聽乎無聲通不在形聲故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道又非寂滅故故深之又深至不測矣而能物焉而物物皆此出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

能精焉而處處發精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虛而應時騁而

要其宿通而能復大小長短修遠大而小長而短遠而近口義云修遠當作遠近是也

描寫道字如涼月空霽清光滿映從字句之外直透現出來

○王德之人一味止是任道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

其北則玄境也

登乎崑崙之丘

極境也而南

望還歸遇其玄珠

南者明察之方已遊玄境不能久守而復望明處則玄亡也玄珠二字喻道妙絕

使

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

更加明察

索之而不得使喫詬

辯言

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

似有象而實無象無心之謂也

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

乃可以得之乎

大悟矣

玄珠二字妙絕夫道非有物也然而實有道也非有實有實

有非有何以喻之珠者圓妙光明加之以玄則實有非有非

有實有矣止此二字領略不盡○象罔則無象以玄遇玄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曰被衣

即被衣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

之

配天言爲君也堯盡欲讓天下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

甚言其危

齧缺之爲人也

聰明睿知給數以敏

而敏應劇

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

乎非純

天

者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

之所由生

則不待禁矣

與之配天

乎天

天

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而不知過

之所由生

則不待禁矣

與之配天

乎天

且尊知而火馳

急用之

方且爲緒使

爲細事

方且爲物絃

該音

爲物所拘

方且四顧而應物

不暇

方且應眾宜

求宜

方且與物

化而未始有恆

而不能定

夫何足以配天乎

以上全

雖然有族

有祖

凡聚族必

可以爲眾父

而不可以爲眾父

爲眾父

爲眾父

爲眾父

但不能爲眾父之父耳

夫眾父父者乃

治亂之率也

妙語治亦

倡於此亂

於此

亦倡

北面之禍也

不可爲

南面之賊也

又全奪之

君

齧缺之失總在未能無心

未能無爲能無心

無爲則可爲眾

父矣

父矣

父矣

堯觀乎華

地名華

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

使

使

堯觀乎華

地名華

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

使

使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甚奇封人曰壽富多男

子人之所欲也女

汝

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說來卻是至封人曰

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

如此

君子也

但可爲

天生萬民必

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

之有夫聖人鵲居

鵲無常居言不求安也

而鰲食

鰲待母哺言不求飽也

鳥行行於

而無彰

不自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干

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

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莫

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說來又是至理出人意表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

問封人曰退已

去汝

一層進一層文情甚妙○莊子引來止取夫聖人一段得無

心無爲之意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同行邪無落荒廢吾事耕事但低首乎耕而不顧

觀此則堯舜尙是無爲之世據在宥篇則黃帝已擾人心矣可見莊子引文止要明得言下之意故或抑之或揚之全不曾以此衡定古人

泰初有無無

并無字下不得

有無名

這方一無之

下方有一者太極也

之所起有

一而未形

太極尙未著

物得以生謂之德

物得此未形之一以生則性中各有一太極故謂之

德此是預

未形者有分

分陰分陽且

先說一句

未形者有分

分陰分陽

且然無間謂之命

雖分陰陽猶且

陽變陰合流行

無間乃天之留動而生物動即造化之流行也少停物成生理

謂之形物受之成此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載神而

聽言動各有當然之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謂得以生謂之德性

修反德性修則復其所得德至同於初德之至則同於同乃虛

虛乃大於初之妙境合喙鳴合與天地為合既

言則與天於初之妙境其合緝緝緝與體同若愚若昏無心而是謂玄德同

乎大順大之境也

從造化之始層層數下來精微融徹如玻璃中映絲映髮中

庸言天命之謂性此自泰初說到命有許多層數自命說到

性又有許多層數便是一句書之分肌擘理極細註疏也性

修二句從工夫上又復轉到泰初則造化之根在我所謂一

也無名也無無也何處著得一毫夾雜邪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

與做同言與人若相似

可句

不可句

然句

不然句又不肯苟同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分解堅白之言若揭日月而懸

之天寓其精斷如是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

者也執狸之狗成思

招人拘係而成愁思

狻狙之便自山林來

招以其便捷招人捕來

言夫子以才能爲聖人皆此類也

丘予告若

汝而

所不能聞與而

爾所不能

言也

凡有首有趾

爲人體具

無心無耳

實則無者眾此世盡

有形者

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無形無狀指道也無聞者眾此世盡

其動止

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道不在此有治任人而無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

心無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爲一

此段形容道之所在又簡而明

蔣問

姓名音

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謹受教辭不獲命既

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欲陳所言以就正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

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

笑貌

笑曰若

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

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臺觀

音貴高自表著之喻

多物將往投迹者

衆物來附

蔣閭薏薏然

薏同驚貌

驚曰薏也

茫同

若於夫子之所

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

猶言鼓舞

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

去其害道之心

而皆進其獨志

進其得一之志

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由而不知

若然者豈兄堯

舜之教民俱泮然弟之哉

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已後之耳語特尖新

欲同乎德而

心居矣

始欲同天下於一德而心安處於不用矣

寫無爲之治猶孟子所言皞皞如

溟泮然蕩無所據貌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

治

圃畦鑿隧

溝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出井水灌溝中

搨搨然搨音骨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

器械

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

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

水若抽數

音朔

如沃湯

沃音逸水注也言如沸湯之溢

其名爲樗爲圃者忿然作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具器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

機心

真是名言

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不可以居道

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

貢瞞然慙

瞞滿平聲目無精采貌

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今于

今

以蓋

眾獨弦哀歌

倡而無和

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譏之

汝方將忘汝神氣

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又教之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

子往矣無乏吾事

乏猶落也

機械數語由淺而深蓋機端一開勢所必至君子所以防其漸也

子貢卑陋

貌

失色頊頊然

自失貌

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

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

指夫

反邪

言久而不復其常

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

指夫

不知復有夫人

也

指丈人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

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

寄生於世

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

與民大同

無此四累

而不知所之茫乎瀟備哉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大人之心必無此四累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

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

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

我之謂風波之民

言易爲是非所動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

渾沌氏之術者也

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

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

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

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知之

丈人口中撇去機心二字夫子口中點出渾沌二字莊生此

篇之旨如揭矣

誼芒將東之大壑

東海

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

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

疑其棄世

聖治誼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

其情事而行其所爲

盡見事理順而行之

行言自爲

皆非爲人

而天下化

自化

手撓顧指

指揮顧盼之間

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

心中過而不留

四海之內其

利之之謂悅其給之之謂安

與人同樂

悌乎

亡意貌若嬰兒之失其

母也

不知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所歸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

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口從

言其無此謂德人之容願聞

神人曰上神乘光

所載者精光

與形滅亡

不爲此謂昭曠虛明致命

盡情

致天命盡實理

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與天地同樂萬物復情實於

此之謂混溟

開口寓意大壑便有神人一段解悟在胷中矣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寫神人心地執逾於此

門

姓無鬼名

與赤張

姓滿稽名

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

故離此患也

言武德不及舜故

門無鬼曰天下

均治

古今皆有

而有虞氏治之邪

皆治則其亂而後治之與必有亂

耳無鬼見滿稽推重有虞故爲此問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爲

滿稽悟無鬼之言而亦

有虞氏之藥瘍也

何用藥

禿而

施髮

何用髮

病而求醫

何用醫

孝子操藥以修

也

慈父其色焦

然聖人羞之

何如養親使不病乎上連用

三喻此就求醫句又伸一脚

甚

亂而治之不如本不致亂之爲貴此先用數喻跌宕文特逸

甚

至德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處高而無

民如野鹿

而無

拘忌之苦

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

措語精妙

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

互相役使

而無迹

行無畔岸

事而無傳

故無迹

形容至德之世渾渾灑灑如是何須更治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此是正理

親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

惡其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

諛也

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

諛也

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

諛也

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

諛也

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

諛也

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然所行而

諛也

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

惡其諂也明於責臣子如是○一翻

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卻不知人情無有不然者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

明則不

謂之道

同諛之人也

安心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則責之導諛世俗則安之豈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

則怫然作色

惡導諛之名如是上就人身上說○又一翻

而終身道人也終

身諛人也

卻又甘合譬

廣喻令

飾辭

修辭令

聚眾也

以此招人

導諛人是始終本末不相坐

蹈其實

易曉

飾辭

修辭令

聚眾也

以此招人

之態也

是始終本末不相坐

蹈其實

初不認其罪故曰不相坐

如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

此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

識

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

之爲徒通是非

與眾同是

而不自謂眾人

獨異於眾

豈非皆愚之至乎方落到人君媚世忙中又帶一喻

忽然借臣子諂諛以形容人情導諛一翻一落又一翻又一

落文情浮空而起然後落出人君媚世把一愚字煞服他初

讀之奇再讀之爽瀾翻波湧層層滾落使人目不及瞬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

愚者終身不靈也悟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插一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

有所嚮神往至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

荇二俗名則嗑然笑貌而笑又插一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不相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以二人學此

不行矣又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

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是予又故莫若釋之而不推推不必

推誰其比憂何從有憂○屬惡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視之

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又帶一喻峭絕醜人唯恐子之相似今

又戒一惑獨不懼其相似耶故莫若得之而遠於憂蓋惟恐同陷於惑也

深痛末俗迷於至德愈趨愈失不可復挽看他用譬喻數番頓挫不勝留連致傷至末一轉卻就無可奈何中忽用自寬此是老莊勝場不然幾無處收煞也忽找一喻陡住章法峭絕○初爲有虞氏說起入後卻借之爲千萬世痛哭嗚呼有虞氏尙未免媚世之惑况武王乎况武王之下乎此便更不消措詞回想無爲之治真如逝波入海永無還望者也那得不轉而自寬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

木餘

在溝中比犧樽於溝

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同失木性

跖與曾史行義有

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

音噉困憊氣衝逆也

中顙

氣從鼻上中於顙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非厲爽感

五曰趨舍滑心使性

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

謂得也夫得者困彼所謂得者乃是困苦耳可以爲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

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趨舍聲色以柴其內如木枝亂塞胸中皮弁鵠

冠爲冠毛搢笏紳修大帶修長以約其外束縛身體內支友塞盈於充柴柵外

重繯繳約繯皖皖貌在繯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

手繯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甚笑其以困爲得一句中兩喻令人

目眩韓文公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椎埋屠狗者乎用此句法

人之本性道之所託也惟無心無爲斯能保焉極言五者爲

天性之桎梏蓋世態萬端無非由此五者滋蔓故也

南華經解卷十二終